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徐中舒題



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

篆 隶 楷 行 草
秦 漢 魏 晉

四川辞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方述鑫

书名题字：徐永年

封面装帧设计：曹辉禄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四川辞书出版社 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 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 印刷

书号：九四五八·九

定价：四十二元

前言

爲了《漢語大字典》編寫工作的需要，一九八零年，在主編徐中舒教授的指導下，我們搜集殷代至戰國文字，編寫了《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這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即《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的續編。

《漢語大字典》要求盡可能歷史地、正確地反映漢字形、音、義的發展。在字形方面，它要在楷書單字的條目下，收列能够反映形體演變關係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隸書形體，並加以簡明的解說。這是從漢字特點出發，爲這部大型字典的特有內容。

我國第一部具有科學系統的字典《說文解字》，主要以小篆爲字頭，並盡當時的客觀條件所能及，收列了比小篆更古的字形。由於許慎的著書意旨，在丁探本求源，對文字進行分析講解，與後世的字典編纂意圖不盡相同，故沒有采取漢時通行的隸書作字頭。《說文》創始的收列古文字，爲後世所繼承和發展。這表現爲：一種是專門的字形字典，如《汗簡》、《古文四聲韻》、《隸韻》等，特別是近百年来，自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以後，專收某一類器物文字的字形字典更多。另一種是兼收字形而着重在

注音釋義的字典或百科全書式的類書。如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亡）、唐日本僧空海的《篆隸萬象名義》、明解縉等的《永樂大典》等。還有一種是按韻部或部首編次的字典，收錄楷化的古文字，如《集韻》、《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專門的字形字典，自有其特殊的用途。就全面地認識漢字的形、音、義而言，當然以能收錄足以說明字形演變的各種字形為佳。《字彙》、《正字通》在清初便被有見識的學者所輕視，如朱彝尊便斥之為「三家村夫子」的「兔園冊」，令人「齒冷目張」。《康熙字典》也被乾嘉以來的學者所鄙薄。即就字形方面而言，《字彙》這類的字典，的確未能很好地符合文字學的要求，無從認識字形演變的過程；其中收錄的古文字，往往真偽雜出，楷化和釋讀的錯誤也很多。人們在翻查字典時，常以沒有古文字形體為憾，于是在清末石印技術輸入時，書商翻印《康熙字典》，大多增加了《說文》篆文。但這樣的附加，不可能救正舊字典的缺陷。

五十餘年前，黎錦熙創纂《中國大辭典》，試作《巴字長編》，在字頭下收錄了古、籀、篆、隸、真、行、草各種形體，頗近于《永樂大典》的體例。這較之《康熙字典》一類固然優越，但由于形體的搜采過于冗雜，

混淆了在字形收列中文字學與書法的界限，並且字形的來源也是現成的字形書，並沒有從原始資料摹取。十餘年前，臺灣省出版了自稱為「中華大字典」、「華學正宗」的《中文大辭典》。這部書的單字部分，較過去的字典略有進步，但謬誤之多，亦顯而易見。即以其所收列的字形來看，不僅都是取自二三手資料的字形書，任意拼湊，譌誤益滋，而且還有相當多一部分字形，純屬臆造。例如該辭典水部所收列的隸書形體，標注為《曹全碑陰》的有七十三個，《張遷碑》的有四十八個，《史晨碑》的有四十五個。這一百六十六個字，經反覆檢對，除《曹全碑陰》有六個字外，其餘一百六十個字皆不見于原碑。像這樣很不嚴肅的做法，是沒有什麼科學性可言的。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文物考古事業取得了空前的成績，出土了大量的極其寶貴的有關漢字演變的資料，給我們《漢語大字典》的字形工作，創造了足以超越前人的條件。我們編寫這部字形表，也和編寫《漢語古文字字形表》一樣，盡可能地利用解放後出土或發現的新資料，同時，對傳世的資料也盡可能地去偽存真，積極利用。前八纂集的字形書中，取材嚴謹、摹寫正確的，如容庚編《金文續編》、高承祚編《石

刻篆文編》、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徵》等，也根據需要選用。前人纂集字形，多以銅器、碑刻、璽印等器物各自範圍，固然有其意義，但不能反映整個歷史階段文字的全貌，不易顯示字形演變的軌迹。因此，我們仍依照《漢語古文字字形表》之例，不受器物種類的限制。這樣，本表占有資料的真確與廣泛，收錄字頭和不同形體的數量，都超過了過去同類型的字形書。那些從二三手資料展轉抄襲的字形書，無須去作比較。從原始資料摹取成書的《隸篇》有字頭二千八百九十九個，《金文續編》有字頭九百五十一個，《石刻篆文編》有字頭一千三百零一個，《漢印文字徵》有字頭二千六百四十六個，本表則有字頭五千四百五十三個，形體二萬一千七百八十多個。這些形體都取自五百年間秦漢魏晉人書寫的文字資料，大體上展示了這一歷史階段文字使用的實況。只能說大體上，因為本表對資料的搜集和選取，都還不够全面。如現代漢字中，特別是一些簡化字，出于草書，像「为」、「門」、「吉」、「发」、「会」、「当」等字，都已見于草書的漢簡。由于已出土但尚未公開發表的漢簡很多，已發表的草書漢簡很零散，在釋讀上又還有好些疑難，所以本表除極少數字，大多數的漢簡草書都未收錄，實在很遺憾。

本表所采用的新資料，主要是解放以後出土的帛書、竹簡和木簡。迄至目前，儘管已發表的僅是出土的一部分，但其內容的豐富和學術價值之高，已可謂空前。這批新資料，除了大量零散的應用文字，如文書、簿冊、書信、契約、遺冊等外，還有不少成篇成部的書籍，如《老子》、《周易》、《儀禮》、《戰國縱橫家書》、《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經法》、《十六經》、《秦律》、《五十二病方》、《武威醫簡》等，有的是傳世的重要典籍，有的是首次發現的古佚書。這些真正的秦漢人手寫的古籍，對於古籍的校勘整理，對於研究古代哲學、軍事、法律、政治、醫學、語言文字等各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可以預言，帛書、竹簡、木簡的研究，必將蔚為大國，與甲骨學、敦煌學居于同等的地位。要作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整理字形便是最基礎的工作，而本表是為嚆矢。

我們在整理這批新資料的過程中，對漢字演變的歷史也有了一些新的認識。桂馥曾說：「作隸不明篆體，則不能知變通之意；不多見碑版，則不能知其增減假借之意；隸之初變乎篆也，尚近于篆，既而一變再變，若耳孫之於鼻祖矣」（《晚學集·說隸》）。也就是說，篆書變為隸書，有「意」可言，有規律可尋，要看真實的古代字形資料，才能具體明瞭字形演變的

實況；從古到今的字形演變，有很顯著的差別。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在乾嘉時代，還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論證。即如「隸之初變乎篆也，尚近乎篆，僅靠那時能見到的幾塊字數很少的西漢石刻，是很難具體說明的。本表所反映的歷史階段，正是漢字古今變化的關鍵。我們比桂馥有幸的是，見到了碑版以外更多、更寶貴的資料，對於漢字演變的認識，應該較前人有所進步。

在編寫本表之初，我們對於小篆和隸書的產生與通行，也和目前流行的一般認識相同，即小篆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所創制而通行的，隸書的興起也在始皇時代。但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便逐漸否定了這個錯誤的認識。從現在所見的古代文字實物來看，早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三四四年）的《商鞅方升》，銘文四十四字，已是很規範化的小篆，下距秦始皇統一六國，還有一百二十餘年。這一百二十餘年間的秦國器物，還有《秦杜虎符》、《詛楚文》、《高奴權》、《新郪兵符》以及有明確紀年的大約二十件兵器，這些器物的銘文，基本上也是小篆，只有少數形體是古籀的孑遺，個别的字已是隸書的寫法。根據這些可靠的物證，我們完全可以認定小篆是戰國時期秦國通行的文字，在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前，至少已通行

一百二十餘年。小篆是從籀文變來的，它和秦以外的戰國文字同時，只是通行的地域不同罷了。

明確了小篆為戰國文字，也才能够正確認識小篆與隸書的關係。一九七五年湖北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竹簡和木槨門刻字，我們不僅看到了秦代的隸書真迹，而且還看到了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前的隸書。一九八零年四川青川戰國木牘出土，對我們認識漢字演變的歷史更有重要意義。這件木牘有明確的紀年為秦武王二年、四年（公元前三零九年、三零七年），下距秦始皇統一全國八十餘年，其字形結構幾乎與睡虎地簡全同。因此，我們現在可以確認隸書興起于戰國後期，盛行于秦代。青川木牘與睡虎地簡，地點相距數千里，時間相距幾十年，為什麼字形結構竟如此相同呢？出土的地點與書寫的內容，启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青川木牘的年代和睡虎地簡的上限，在時間上雖然還是戰國後期，但兩處地方都已在秦國統治的範圍；文字內容的性質，又都是由同一個中央政府下達的律令文書。由此，我們可以這樣推論：秦國自商鞅變法後，日益強盛，不斷擴張領土，設置郡縣，這自然必須由咸陽的中央政府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官吏去建立地方政權，施行政令。由于這種形勢的需要，文字就不得不趨向簡易，促使小篆逐漸變

為隸書。在戰國後期，也只有秦國的這種形勢下和原已相當規範化了的小篆的基礎上，才出現了像青川木牘和睡虎地簡這樣的隸書。這種隸書正好是「隸之初變乎篆也」，尚近于篆，隸化的程度還不够，保留的篆意比較多，有學者稱之為「古隸書」是很恰當的。所謂篆意，即小篆的筆法和字形結構。青川木牘和睡虎地簡的规范化程度很高，不同的字的同一偏旁，寫法都一致，完全可以和小篆相對應，這正說明它是從規範化了的小篆演變出來的。相反，六國文字中好多異于小篆的字形，卻不能與之對應。在戰國時期，通行于秦國的小篆，已較混亂奇詭的六國文字進步，而古隸書更是當時漢字最先進的形態。青川木牘與睡虎地簡之相同，還說明了秦在統一全國以前，早就推行了「書同文」的政策措施，到了始皇二十六年，乃是在全國範圍內的重申。文字，從來不是某一個人或少數人主觀臆造的產物，一種完整的、有規律的、規範化的新字體，也不可能僅由少數人創制，只靠一道聖旨就在全國範圍內通行的。現在，由科學的考古發掘的實物證明，由来已久的小篆創制和通行于秦統一全國后，隸書也興起于始皇時的說法，并不符合歷史實際。

隸書的一變再變，成為至今仍然通行的楷書，也在本表所反映的歷史

階段。與過去同類型字形書相比，本表收錄的西漢字形特多，東漢魏晉也有些前人所未見的新資料。從歐陽修以下的金石學家，常惋惜西漢金石文字傳世不多，他們看到哪怕字數很少的西漢石刻，也非常重視。由於資料不足，前人對隸書在兩漢的演變，認識也不盡合實際。他們把不帶波磔的字認為隸書，有波磔而形體較扁的則稱為八分，隸書較早而八分晚在東漢。現在，我們看到西漢初的帛書《老子乙本》、《周易》、《相馬經》等，就開始有波磔而形體較扁，到了西漢中期的定縣竹簡，已經和東漢後期碑刻上的隸書幾乎一樣了。從文字學的意義上講，把兩漢通行的隸書勉強區分為隸書和八分，是沒有必要的。在隸書發展到很成熟的時候，楷書也就在民間逐漸形成。從本表收錄的《武威醫簡》、東漢的幾件朱書陶罐、《東吳高榮墓木方》到晉代寫本《三國志》殘卷，便可具體地看到楷書的形成過程。所以，本表收錄字形的下限，就到此為止了。

本表依照《說文》的部次字序編排，便于與《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相銜接，也便于讀者與清代的《隸篇》、《說文古籀補》和現代的人金文編、《甲骨文編》等重要的字形書相參證；同時本表所反映的秦漢魏晉的實際用字情況，對於研究《說文》，也可起到輔助和驗證的作用。現在這里只

簡單地申說一下。在我們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本表的搜采範圍是空前廣泛的。從內容看，有源于上古的重要典籍，有鄭重撰書的廟堂碑版，有律令文書、學童課本、科技資料、民間日常雜件等；從書寫者的身分看，既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學者文人，也有僅能把筆的下層人民。我們收錄的字頭五千四百多個，雖然基本上包括了這一歷史階段的常用字，但與《說文》的字頭總數相比，只達到十分之六。可見《說文》的收字很豐富，它保存文字之功是不可磨滅的。本表從阜陽雙古堆西漢竹簡和《流沙墜簡》中的《蒼頡篇》殘簡收錄了十一个較生僻的黑部字，全都見于《說文》，可見《說文》敘《中》所述自《蒼頡篇》以下字書為其收字來源之語，確是信而有徵。本表中有相當數量不見于《說文》的字，有一些不僅見于傳世的經典，而且還見于殷周甲骨、金文，實是《說文》的遺漏；又有些被後世學者認為出現很晚的後起字，如「余」字已見于西漢印，遲至《集韻》才收，「杯」字見于帛書《五十二病方》，遲至《廣韻》才收，「燃」字見于東漢《武梁祠畫象題字》，也是到《廣韻》才收。這說明我們在研究字形字義發展的歷史層次時，不能墨守《說文》，把是否見于《說文》作為判斷後起字的一條槓子。又還有《說文》所收的字，與秦漢的實際用字情況，也是有

合有乖的。如杯盤的「盤」是《說文》中的籀文，《說文》所定的正體是「槃」，本表所收七個義為杯盤的字都作「槃」，正與《說文》相合。但如乾坤的「坤」，帛書《周易》作「𡗗」，東漢碑刻如《石門頌》、《華山碑》、《熹平石經》等，也都作「𡗗」，作「坤」的只有兩例，而《說文》卻未收錄這個「𡗗」字。這種情況提醒我們在鑒定文物或校理古籍時，也不能僅據《說文》來論斷是非。至於對《說文》釋義解形的認識，本表所收的字，也可起到一定的輔助和驗證作用。《說文·心部》：「怕，無為也。古書中僅有《文選》所錄司馬相如《子虛賦》：「怕（《漢書》作「泊」）乎無為」一例，而在碑刻中則有《祝睦後碑》：「怕然執守，躬潔冰雪」和本表所收《朝侯小子殘碑》：「禁暴戢兵，怕然無為」。是證《說文》所釋是怕字本義，現在常用的懼怕義則是後起的。又，《說文·足部》：「踴，跌踢也；一曰槍也。」《石門頌》：「臨危槍踢，履尾心寒。」正是不可多得的例證。《說文》所解的省聲字，固然有不正確的，于是有的學者以為《說文》的省聲往往不可信。但本表所收的字中，如帛書《老子甲本》和扶風出土西漢印「顏」都作「顏」（不見字書），證明《說文》「產」从「彡省聲」是正確的。又如《說文·木部》：「榮，傳信也。从木，啟者聲。」本表所收

《張掖都尉蔡信》作「蔡」，不省。我們相信，進一步結合先秦兩漢的文字實物去研究《說文》，必然還會發前人所未發，取得新的成就。

三千多年來，漢字字義字音的發展和文字交際作用的日益擴大，是字形演變的主因，各個時期的字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字義字音的發展變化。因此，孤立地研究字形，不可能徹底認識字形演變的規律；對字義、字音的研究，也必須與字形相結合。清代學者如段玉裁等，研究《說文》所遵循的形、音、義互求的原則，是符合漢字實際的。這種互求，只有在掌握漢字實際使用的例證中才能實現。因此，我們在搜採字形的同時，摘錄了字形所在的文句。這是前代同類字形書如《隸辨》、《隸篇》等，早已採用的體例。由於技術上的困難，未能將文句緊附在字形之下，只好採取頁碼行次相對應的辦法，編錄本表之後。在摘錄文句中，還根據古今人整理研究的成果和我們管窺所及，將句中的異體字、通假字和今本典籍與帛、簡、石經相異的字用括號注出，以供研究訓詁、音韻和編寫字典、整理古籍的同志參攷。利用這些文句，可能會對這纔方面的工作有一定的助益。如本表所錄《春秋事語》「子子恐兵之環之而得（恥）為人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民富則有得（恥）」，裘錫圭據此認為《文選》

所錄司馬遷《報任安書》：「而僕又佴（《漢書》作「葺」）之蠶室，重為天下
觀笑」的「佴」亦是「恥」義，就勝于前人的解說。又如本表所錄《三老
諱字忌日記》的「蕭」字，文句是「敬曉末孫，蕭副祖德焉」。這個字，
攷釋者頗多，或闕而不釋，或釋為「翼」、「冀」、「其」等，皆未與字形符合。
本表又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雪霜復清，孟穀乃蕭（蕭）」。
以「蕭」為「蕭」。于是可證《三老諱字忌日記》這個字是「蕭」借為「蕭」，
讀為「敬曉末孫，蕭副祖德焉」，就渙然冰釋了。對於古音的研究，這些文
句也可利用。如本表所錄《老子甲本》：「瀟（淵）呵（兮）始（似）萬物
之宗」，《老子乙本》：「淵呵（兮）始（似）萬物之宗」，今本《老子》「呵」
俱作「兮」。足證前人「兮」古讀音為「呵」之說甚確。又如錢大昕說古
無輕唇音，本表所錄《春秋事語》：「臣以死奉煩也」，《左傳·莊公三十二
年》作「臣以死奉般」，《史記·魯周公世家》作「班」。又，東漢《王孝淵
碑》：「建立石碓，顯頌先功」，「碑」別作「碓」。這都可為錢說的佐證。本
表所錄《老子甲本》：「執无兵，仍（乃）无敵矣」，「仍」今本作「乃」，則
可證章太炎的娘日二紐歸泥說。又如本表所錄《老子乙本》：「美與亞（惡），
其相去何若」，以「亞」為「惡」，《碩人鏡》：「膚如臉（凝）明（脂）」，「脂

別作「朗」从肉，自聲。這些現象，也有助于古聲調的研究。遺憾的是，我們的搜采，限于主觀和客觀的條件，未能更全更精。

考慮到《漢語大字典》只能選用本表中一部分字形，且整部大字典的出版尚須假以數年，而本表對於研究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考古學和古籍整理工作，都會有一些用處，所以《漢語大字典》的有關領導很贊成本表單獨成書，及時面世，以便求教于國內外的專家和廣大讀者，使我們的大字典在將來正式出版時，得以糾正錯誤，提高質量。

我們在編寫過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專業水平很差。要從大量的、分散的原始資料中搜集、整理所需材料，不得不做艱苦而瑣細的工作。不論是文字的審釋、文句的選錄、字形的摹取、部次的編排，都免不了常犯錯誤，實在力不從心。我們還深以為憾的是，尚有大量已出土的資料，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儘管《漢語大字典》是全國文化建設的重點項目，也無法利用。我們很希望這大量的祖國文化瑰寶，盡早地發表出來，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我們更希望有一批比我們水平高的同志，從事這一歷史階段的字形整理工作。莊子說：「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這部字形表，不過是日出之前的燭火罷了。